

八个历史文化名城被『黄牌警告』

# 『拆旧仿古』为功利

赖睿

日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国家文物局联合下发通知，对山东省聊城市、河北省邯郸市、湖北省随州市、安徽省寿县、河南省浚县、湖南省岳阳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云南省大理市等8市县，因保护工作不力，致使历史文化名城文化遗产遭到严重破坏、名城历史文化价值受到严重影响的情况进行了通报批评。

这一通知被视为是有关部门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不力的地方发出的第一次“黄牌警告”。

## “拆旧仿古”频频上演

2007年9月，岳阳楼景区汴河街试开街。翻修一新的汴河街贵气十足，气势恢宏的光鲜迎客。然而，岳阳市民们却有着另一番感受。“这就是一个仿制品。”岳阳一位文物保护人士说，“新汴河街很漂亮，但却没有了岳阳的记忆。”

岳阳市的做法并非孤例。山东聊城就是另一个“推倒重来”的版本。3年前，聊城启动了雄心勃勃的古城重建计划。曾经的旧屋悉数夷为平地，周边的道路逐一拆除，都让位于那些漆色崭新的仿古城墙、角楼、府衙和考院。随之消逝的，便是聊城古城的历史原貌……“拆旧仿古”的戏码接二连三地上演，成片的历史文化街区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改头换面，让“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金字招牌岌岌可危。

中国有许多历史文化悠久的城市。自从1982年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公布至今，共有119个城市得此殊荣。它们中有曾经各朝都城，有历史上的政治经济重镇，也有某些历史大事件的发生地。

按照规定，至少拥有两个历史文化街区的城市才能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有专家表示，中国当下119个历史文化名城中，有将近20个没有历史文化街区，将近一半的历史文化街区不合格。

## 商业利益驱动是主因

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当年领衔编制了《聊城古城保护与整治规划》。按照规划，应当对古城建筑原样原修，并留存部分居民。然而，聊城地方政府只是采纳了该规划的部分内容，大片拆除老街区，并新建仿古建筑。“街巷的基本格局虽然还在，但里面的建筑全都变掉了，就剩了一条‘假巷子’。”

阮仪三说，很多人把保护历史文化街区跟发展旅游等同起来，保护历史文化街区就是为了发展旅游；发展旅游就应该尽快取得经济效益，所以保护就是为了赚钱，这一下又陷入商业开发的死胡同了，根本不可持续。

事实上，在丽江、平遥、乌镇等古城古镇旅游业兴起之后，许多地方也按捺不住，盲目跟风。“历史文化名城”的确是发展旅游业的金字招牌，但问题也恰出在这里。北京交通大学旅游管理系教授王衍用说：“进入旅游开发程序后，一些地方政府没有把文物保护放在首位，把适度开发变成了过度开发，城市的文化性、原真性、自然性和生态性被破坏。”

然而旅游开发的目的并不足以解释全部。有专家认为，很多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文化街区出现大拆大建、保护不力的不良倾向，还与地方政府内部欠科学的绩效考核方式有关系。一些城市管理者为了谋求升迁资本，在任内急于取得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快速提高GDP。

“主要还是源于土地财政的老路子。”湖南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柳肃说，“文化遗产第一条原则就是原真性，这就要求保证传统生活的延续性。如果为了做旅游、搞商业，把老百姓全都赶出老街区，那原真性就大打折扣，生活的延续性就完全没有了。”

## 缺乏相应的退出机制

推倒重来的聊城已经成为负面典型。在2012年6月召开的“纪念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设立三十周年论坛”上，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痛批“拆真名城、建假古董”的行为，直接点名聊城，“成片历史街区被拆掉，统一建仿古建筑，一个设计图纸、一个时间建出来的”。

根据2008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对历史文化街区的历史风貌造成破坏性影响应该追究相应责任。

“但终究还是缺乏一个退出机制。”柳肃说。近年来，业内不少专家学者一直建言应建立历史文化名城的退出机制，如保护不力可取消其称号，但此提议至今未取得实质性回应。

这次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国家文物局下发的通知中，只提到要将整改情况于今年8月31日前上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国家文物局将视整改情况，决定是否请示国务院将其列入濒危名单，也没有看到具体的“退出”或“除名”字样。



翻修后的新汴河街



位于聊城旧城中央的兵光楼



大理古城一角

# 电子时代的手写体

漆孝诗(美国)

很高兴看到海外版登载《我们还需要汉字书写吗?》(2012年12月14日第15版)一文。

显然，手写与键盘的论战仍将持续经年。手写体，无论何语种，面对戏剧化突变的电子时代，都会萎缩。跟随我们若干年代的笔已经不那么温暖，却依然鲜活。明天，漫长的人类文明进化，会给其应具有的文化定位。



## 西方——

当今举世各个角落，电子设备无所不在，人类交流的进化正以前所未有的惊人速度而日新月异。稍稍不留意的技术，明天我们就会被视作文化乞丐。在美国，不略懂些电子设备的常识，生活工作都举步维艰。

有意思的是，越来越多的电子设备的最新版，都含手写的辨认系统。并不只将手写体转换成印刷体，而是尽可能接近原始笔迹的显示。我们对这种显示系统的精确度批评不已，但它迟早有一天会像使用派克笔在软硬适度的高质纸面上书写一样，任我们得心应手。

手写体被今天电子设备的开发科学家、商家、用户及社会所关注，印证手写体依然有其存在的价值。一张感谢卡、生日卡、哀悼卡……今天的美国，自小学生一直到耆老，都会郑重其事地手写几句话；很多雇主，面试时的最后一道考题是让应聘者写下一段文字，那很可能是决定取舍的关键；连最擅长计算机文字的律师们，面对客户也还是手写笔录占多数，因为方便实惠。

对手写体存在的价值的辩论早在200年前就已开始。威廉姆科蒂斯伯爵1825年呼吁教育核心的三基之一就是书写。清晰工整的手写可以大大促进学生智商开发，有效地帮助学生拼写和记忆。近几十年的研究清晰地证实，这种规范的教育是其他手段达不到的；不能完成手写训练的学生，往往在阅读、记忆或高一级的教育中失败；而练好手写对逻辑、组织、修正及自主掌控文字，都大有裨益。

## 中国——

请看，今天在美国小学中学以至大学教育强调手写的呼吁中一条极具气魄的缘由，是要学生懂得东西方文化本没有藩篱，本源于同根的丰富传统。美国学校教育学生要像东方人一样会手写，甚至学习书法。可今天国内中文书写，真是令人忧心。

象形文字的中文比拼音文字更复杂，更需有多量的时空去培养。手写才能深深感受文字结构的精准。手写是最终完美掌握汉字的唯一手段。目下国内流行的拼音输入法扭换了汉字的结构组合原始化，是对汉字教育的极大挑战。年轻一代手脑反射都没有建立，提笔忘字错别字比比皆是，颓废之态令人发指。他们误解了键盘。美欧国家的人们键盘表达是出色的，手写也是可以匹配的。国内教育对手写的轻视是对快餐文化的曲解。

手写的建立像手织毛线，一针一线的构建要倾注心血花费时间，而拆卸织成的毛衣只要轻轻拉一根线头，就迅即全部解体。国内对手写体的疏忽可以回溯到几十年前。因此文字表达的低落，非得经过旷日持久的努力才能回归。

我常想，今天国内的服装手饰美容已然引领世界新潮，而为什么我们的手写体的整体水准会下降如此之多？以往我认识的国内老一辈学者们在专业以外，都有很深的中文造诣，毛笔字杰出，他们英文手写字体连外国学者都佩服。他们的传承今何在？

政府行政职能的支持完全不可或缺。政府有支架，才能让生机勃勃的藤蔓爬满结果。可是，任何文化行为的衍化繁茂，单靠政府的行政干预，是断走不远的。它的生命力的张扬要靠每份报刊，每个高等院校的每个教研室，每个中小学校，每个文化单位，每位从事教育的人，每位家长，每位同学。

中华整体书写的复苏和对世界文明的辐射，靠的是经年累月一笔一画的习字。那才是13亿人民的软实力。



## 文化地理

### 陕西现世界最密集旧石器遗址



据人民网报道 日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布了洛南盆地旧石器遗址发掘考古最新重大成果。据了解，2011年4月到10月，考古队对张豁口遗址的抢救性发掘，共揭露遗址170余平方米，从遗址不同时代形成的黄土层中已出土各类石制品2万余件，并在遗址周围陆续采集到脱层石制品数百件；2012年9月至12月，考古队新清理遗址面积1300余平方米，新出土各类石制品1.8万余件。

据考古队专家介绍，这些石制品既包含有手斧、手镐、薄刃斧、砍砸器、大型石刀和石球等重型器物，又含有轻型的刮削器和尖状器等。除了出土的数量和类型惊人，一些石制品出土时还可以在原地拼合起来。另外，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原始人类打制石器时遗留的作业点。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王社江研究员介绍，目前秦岭洛南石器遗址年代确定在70万年至3万年到5万年之间，手斧等石器现场发掘能确定年代为25万年至7万年左右。

陕西洛南盆地距离西安100多公里，位于东秦岭。作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远在旧石器时代就有原始人类在这里居住，它不仅是现代人类的摇篮之一，更是人类文明最早开放的一支最艳丽的奇葩。从上世纪末，中国考古人员就开始在这里探测古人类活动的遗迹，连续18年的考古发掘目前有了新的进展。

## 中国最美古村

# 咱刀苗寨 苗疆贾理文化村

李奕 余学军

雷公山是苗岭主峰，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分水岭。咱刀苗寨，一个苗族风情浓郁的古村落，就坐落在这巍巍苗岭主峰脚下。

咱刀苗寨依山傍水，村落周边古柏、古楠、水杉、红豆杉等名贵古木依稀可见。一条静静流淌的小溪，把寨子一分为二。这条小溪，就是清水江的源头。

走进寨门，依山而建的苗族吊脚楼高低错落，古老池塘上建的水上粮仓鳞次栉比。水上粮仓位于寨子中央的低洼处，40多个至今都还使用的粮仓整齐地排列在池塘上。粮仓建于水塘上，具有防火、防鼠、防蚁三大功用。很多古建筑专家到此，无不惊叹其举世无双的罕见建筑风格。

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苗族贾理”，是咱刀苗寨最靓丽的一道文化风景。贾理制度是苗族传统文化的根基和核心，咱刀苗寨的贾理制度遗存，其完整性和独特性在黔东南苗族村落中可谓首屈一指。

贾理制度中的启鼓、启笙、启耕、忌雷等礼制分别由不同家族中的一名寨老担当负责。直到现在，新年的跳鼓和跳笙，也是由启笙长老家族先吹笙、启鼓长老家族先擂鼓，全村才跟着欢歌起舞。

舞。铜鼓，是咱刀苗寨贾理文化中鼓社制度的重要礼器。历史上，每逢重大的节庆活动，人们在村北跨村南的小河中以十二面铜鼓为跳墩，贾理长老踩着铜鼓，八面威风过河去主持仪式。后来，河面上架起高桥，村子的行政村名也就称为“新桥”。但是，“咱刀”仍然作为自然村落的寨名为人们沿用。

为了灌溉咱刀河两岸的农田，苗族先民们数百年前就在咱刀河上游修筑了数十座大大小小的池塘，用于养鱼和灌溉，因此人们又把这座古村落称为“大塘”。咱刀苗寨是由历史上的“方寨”、“固寨”、“两寨”三个自然寨发展而成的一个大村落。以苗族部族支系名称命名的“方寨”、“固寨”、“两寨”这种古村名，在寨中也只有年过古稀的老人才道得清楚。加上苗族古歌和古经中记载的古村名，咱刀苗寨的称呼就有十来多个之多。村名别称之多，这在黔东南苗族寨中也是极其罕见的现象。

咱刀苗寨西面寨头，如今仍矗立着一块明末清初的“贾理石”。这是当年村民为修葺寨墙抵御外侮，惩治一名里通外敌的奸细而立的石碑。由苗岭主峰绵延而来的一座大山岭和西南、东北两座小山脊的环抱，加上寨子正前方河谷高

崖的护佑，咱刀苗寨在地势上就很有军事防御的自然优势。为了强化这种防御功能，苗族先民依着山势还修建了一道护寨防御墙。寨墙自东北的天然河道起，全部用青石砌砌，沿着东西两侧的山脊向上爬升，再折转至寨后山峦悬崖处。伴着防御墙，顺着山脊，还佐有一条防御道，有的地方十分狭窄，仅能容纳一人通过，这样的防御道一直环绕着到

达每一个山口和防御哨。咱刀苗寨是黔东南苗族迁徙路上重要的一站。历史上，苗族先民由北而南进入湘桂边区，再逆都柳江而上进入雷公山地区。黔东南苗族的方、固、两、西等主要族群支系都先后经过咱刀，并遗存了各支系丰厚的古老文明。如果说黔东南是苗族文化的万花筒，咱刀就是这个万花筒的一个缩影。



建筑风格罕见的咱刀苗寨水上粮仓

向泽忠摄